

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

莫宇芬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9)

摘 要:戏剧除了角色的形象、布景、舞台上人物的位置与组合等种种视觉上的东西外,最重要的是运用语言的本领。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除了时代的客观因素之外,主观因素是他掌握了最大量的语料,把语言表达得最为确切和优美动人、最富有诗意、也最善于发挥其舞台效果的一位超群绝伦的语言大师。本文将从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和文学审美等几个方面,探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语言艺术。

关键词:莎士比亚;语言艺术

On the Language Skills in Shakespeare's Drama

Mo Yufen

(Adult Education School, Henan Industrial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09)

Abstract: As for drama,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apart from the theatrics achieved by figures, settings or the posi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 characters, is the language application. Shakespeare, the greatest poet playwright as well as a master of language, grants the art world with great works in adequate, rich and poetic English. This paper,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art aesthetics, etc, probes into the art of the language in Shakespeare's drama.

Key words: Shakespeare; language skills

近代学者对莎士比亚做出的种种探讨和研究,考证校勘方面的成就最大,其次是语言方面的成就。西方学者对莎士比亚的语言研究成果远远大于文学评论方面的成就。而国内的莎学研究,从严复在《天演论》中第一次评论莎士比亚至今,更多的是文学评论。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研究居多,而对语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因此,对莎士比亚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正是英语发展和丰富的阶段。16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文主义思潮,适时地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提供了施展文学创作才能的有利条件。当时,欧洲人写作主要使用拉丁语、法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那时的英国作家、思想家中不少人认为拉丁语才是权威的语言,认为严肃的文

学作品都应使用拉丁语来创作。如《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大文豪弗朗西斯·培根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而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活动则完全使用英国本土语言。众所周知,莎士比亚只读过几年的语法学校,懂拉丁语,也知晓希腊语,能否用拉丁语来创作恐怕没有人能打保票。因此,他受到了“大学才子”们的挖苦和讥笑。然而,莎士比亚用英语为世界文坛留下了鸿篇巨著。莎士比亚不仅对英语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戏剧作出了贡献。就戏剧来说,除了角色的形象、布景、舞台上人物的位置与组合等种种视觉上的东西外,最重要的还是剧作家运用语言的本领。至于哑剧,毕竟只能偶然一试。莎士比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除了时代的客观必然因素之外,主观因素就在于他

本人确实是一位掌握了最大量的语料,把语言表达得最为确切和优美动人、最富有诗意、也最善于发挥其舞台效果的一位超群绝伦的语言大师。本文从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和文学审美等几个方面,探讨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

一、打破素体诗的一统格式,运用富于流动性和伸缩性的诗体

莎士比亚的剧本基本上用无韵体写成,即白体诗或素体诗,也就是无韵脚的五音步抑扬格。例如:

故事发生在维洛纳名城,
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
累世的夙愿激起了新争,
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浊。

在素体诗剧出现以前,古英诗(安格鲁-萨克逊)都用头韵,后来英国上演宗教题材的戏剧,对话是咏唱式的,已改头韵为脚韵或尾韵。但这种诗体仍然十分复杂。沙雷是白体诗的创始者,他首次用白体诗翻译了古罗马维吉尔的《伊利亚特》。而莎士比亚与其同时代的剧作家们(如马洛、基特、韦伯斯特、琼生等),第一个勇敢的行为就是不用宗教剧的复杂诗体,不用头韵和尾韵,而用沙雷创造的素体诗。这种轻重相间的五音步也符合英语的节奏,适合舞台演出,一方面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另一方面保留了诗歌的优雅和节奏。

莎翁早期的创作,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五音步抑扬格写成的,其精湛的语言艺术恰恰体现在其独创性上。在他后期的作品中,随着对世界人生的理解的深入以及艺术创作功底的加深,大胆地突破成规,在素体诗中杂糅以散文、古体诗、民谣或抒情诗,时而将一轻一重的节拍改成一重一轻、一重一重或一轻一轻,时而增加一个音节,时而又删减一个音节,使一行中的韵律变化更为复杂和丰富。更大胆的是,他的一句话可以贯穿两三行,甚至五行,停顿也不限于句末,可以被随心所欲安排在一行中的任何位置。由于他坚决打破了素体诗的一统格式,克服了韵律上的刻板 and 单调,追求更大的流动性和伸缩性、追求更为复杂的音乐效果。同时也是语言更自由、更具表现力。

二、大胆巧妙创造和运用词汇,丰富了英语的语料库

莎士比亚的语言富于表现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庞大的词汇量。1968年-1975年马文·斯佩瓦克借助德国电子计算机专家的力量,精确的统计出莎士比亚在剧作中所用的词汇量共达29,066个,

是弥尔顿的3-4倍,是圣经词汇量的4-5倍。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莎士比亚怎么会有如此庞大的语料库?其实这主要得益于他在用词方面的大胆与巧妙。莎士比亚时代英语还没有统一的词汇和语法规范,也没有字典和词典提供参考,他因此钻了空子,创作中根据剧情需要创造了大量的新词。如我们今天人在使用的“modest”,“vast”等词都是其创造的。除此以外,莎士比亚还特别喜欢用合成法创造新词,同时还创造性的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并且灵活运用此类转换,名词可以作动词,代词可以作名词,在语法方面也往往违背句法常规。正如评论家乔顿所说:“伊丽莎白时代在词汇和结构上的自由运用是无所不包的,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莎士比亚词汇的丰富与其说是体现在数量上,不如说是体现在他词汇的丰富的内涵上。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谈到莎士比亚时说:“每一个词到了他的手里,都成了一幅画”。如在《奥赛罗》中描写苔斯狄蒙娜聆听奥赛罗讲述自己故事时的专注,他不用“她在专注的听他讲故事”“而用”她用贪婪的耳朵吞没了他的故事”。这种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对剧情的推进、人物的刻画以及增强语言的艺术表现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莎士比亚在语言上的独创性极大的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和英语的语料库。不幸的是,莎士比亚的自由发挥、临时杜撰、违背语法常规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不便。用今天的语法词汇标准来读莎士比亚,会发现他的戏剧台词用词自由、结构凌乱、一点都不符合语法规范。因此,欣赏莎士比亚的剧作,不仅要读,还要听,高声朗读他的剧本,读者会发现他的台词明快而又严谨。

三、华丽庄严与市井俗语并存,建立起一个多彩的人物画廊

以上是从词汇学角度谈论的莎士比亚语言的独创性和丰富性。莎士比亚还有绝活,在运用书面语的同时,广泛采用当时的民间谚语、俚语,也给我们阅读其作品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事实上,华丽的修饰语与充满活力的口语的有机结合,正是莎士比亚语言风格的首要特征。

他的素体诗三种风格并存,即上、中、下三种风格。上格是庄严体,帝王将相之言;(如哈姆莱特、麦克白)下格是市井小人语,家常口气,罗罗嗦嗦,往往又最能揭示真理。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奎克林夫人。运用最频繁的则是中格。官吏、教士、商人,中等人家的妇女都用中格说话。

莎士比亚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人物画廊，符合人物地位和个性的语言是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但他的剧作也因此遭到非议，因为剧中使用了上格（庄严体）。有人批评莎士比亚“只为贵族写作”；又因为他在剧中使用了市井俗语，甚至在喜剧场合中穿插插科打诨，一些批评家们又认为他的剧作“毫无贵族气质”。总之，众口难调。批评家们都用自己对戏剧的理解和各自的审美情趣来做评判。有趣的是，对莎士比亚的批评越多，就越说明莎士比亚剧作之伟大。

四、多样的修辞格交替使用，增添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还体现在多种多样的修辞格的交替使用中。这主要是为增强戏剧效果、抒发人物内心的强烈情感、深化主题服务的。如：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表达对奥菲莉亚的爱情时用了夸张的手法——“四万个兄弟的爱加起来，也抵不过我对奥菲莉亚的爱情”。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表达罗密欧失恋后内心极度的痛苦和失望时用了矛盾修辞手法：“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承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我感受到的爱情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在《麦克白》中，抒发对人生世界的看法时用了隐喻。在《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戏弄丈夫巴萨尼奥使用了双关语。双关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屡见不鲜，甚至达到的滥用的程度。

莎士比亚的另一个颇具争议的花样是他喜欢在喜剧场合中插科打诨或者使用张冠李戴的错误言辞触发观众的哄笑，增加喜剧的舞台效果。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奎克琳夫人，就是一个被莎士比亚安排来听差和插科打诨的角色，她俗不可耐的言辞总是引起大家的哄笑。甚至高雅、聪慧过人的鲍西亚开启玩笑来也是口不择言。关于这点艾里克·泊特里奇专门写了一本书——《莎士比亚的淫词浪语》，书中对莎剧中与性有关的玩笑、双关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所有剧作中《理查二世》最干净，而《一报还一报》和《奥赛罗》中“性描写最多，最龌龊”。

莎士比亚在剧中穿插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荤段子与当时剧院间的竞争不无关系，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观众的“低级”趣味，招揽看客。

五、精巧洗炼的语言中蕴含深刻的哲思，因包罗世间百态而经久流传

莎士比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庸俗的天才。但精湛的语言艺术，以及在语言中蕴含的深刻哲理是无人敢否定的。他的戏剧台词也因此屡屡被后人传诵。一些含义深刻、精巧洗炼、且能高度抽象概括世间百态的佳句，沉淀下来，成为了英语习语或警句格言。如：充实的思想不在言语的富丽。骄傲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麦克白》）。为一件过失辩解，往往使这过失显得格外重大，正像用布缝补一个小小的窟窿眼儿，反而欲盖弥彰一样等。

当然，以上列举的句子对于莎士比亚的三十多部剧作只是凤毛麟角。莎翁的剧作像一幅巨大的油画，包罗万象、五彩缤纷：时而有激昂的独白，时而有荒诞的俏皮话；台词时而雅，时而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崇高和卑微、可怕和可笑、英雄和丑角、深奥和浅显的奇妙融合。四百多年来他的戏剧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盛演不衰，还被改编成歌剧、芭蕾舞剧、电影电视剧，其语言艺术功不可没。作为语言大师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大胆和富于创新精神的天才，昔日的莎士比亚却受到了“大学才子”们的无情轻视和挖苦。而四百年后的今天，莎士比亚仍被大学才子学者批评家们孜孜不倦的拜读和研究，这正是其语言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吴文泉. 莎士比亚：语言与艺术[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 [2] 朱雯，张君川. 莎士比亚辞典[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 [3] 王佐良. 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 [4] 杨周韩.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5] 杨周韩.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6] 纹绮. 莎士比亚妙语录[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高云伟)